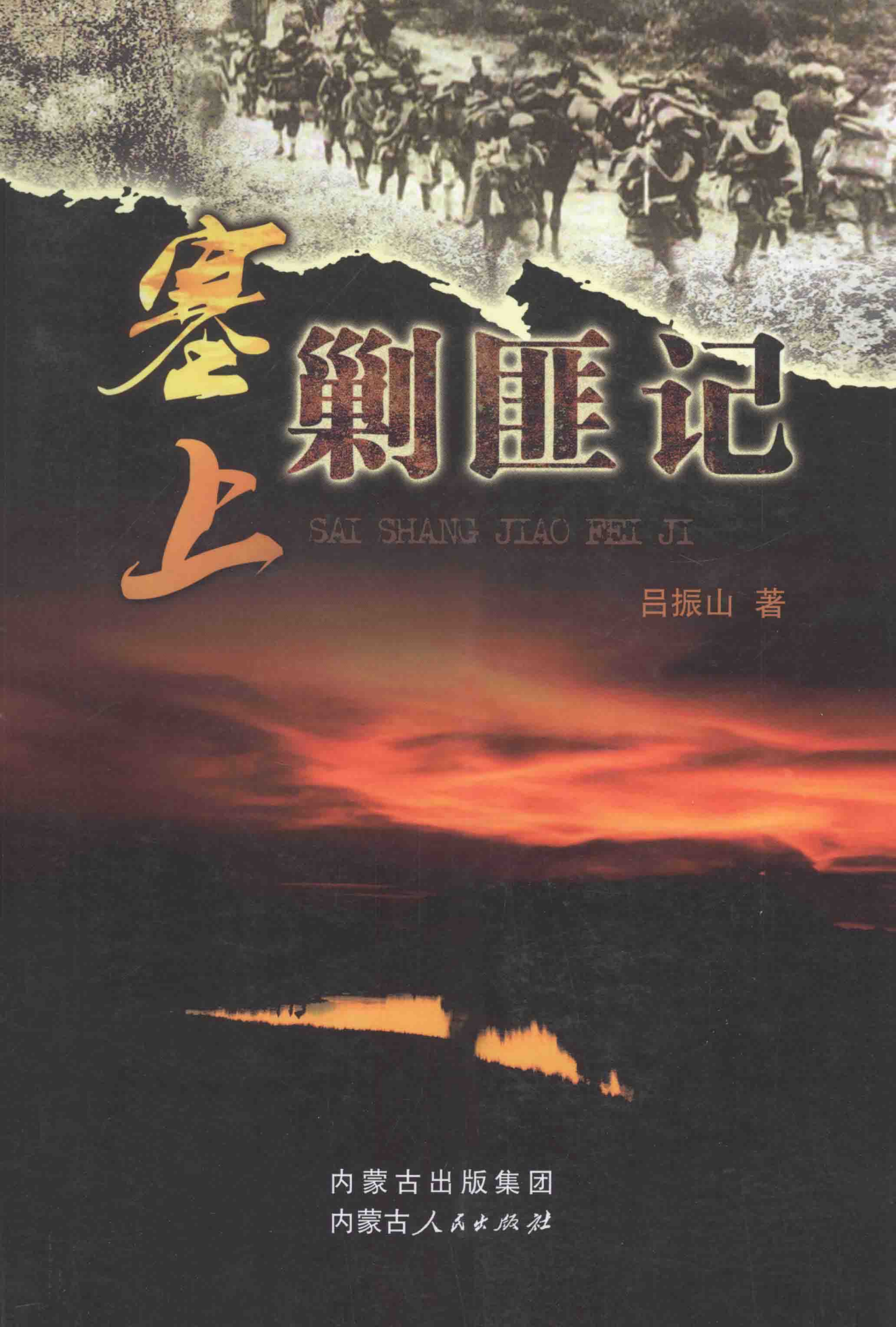




塞上剿匪记

SAI SHANG JIAO FEI JI

吕振山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塞上剿匪记

SAI SHANG JIAO FEI JI

吕振山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塞上剿匪记 / 吕振山著.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204-13406-9

I. ①塞… II. ①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84700 号

塞上剿匪记

作 者 吕振山
责任编辑 侯海燕
责任校对 杜慧婧
责任监印 和 平
封面设计 那日苏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中山东路 8 号波士名人国际 B 座 5 楼
网 址 <http://www.nmgrmchs.com>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3.25
字 数 530 千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204-13406-9/I·2613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3946120 3946169

目 录

第一章 山雨欲来

- | | | |
|-----|---|-------|
| 001 | 一 | 日本投降了 |
| 006 | 二 | 塞外经棚 |
| 010 | 三 | 赛罕坝上 |
| 017 | 四 | 八路军来了 |
| 025 | 五 | 冰与火 |
| 031 | 六 | 暗度陈仓 |
| 035 | 七 | 阴风四起 |

第二章 较量

- | | | |
|-----|---|-------|
| 053 | 一 | 玉莲的心事 |
| 063 | 二 | 斗争见真情 |
| 072 | 三 | 白金辉反叛 |
| 080 | 四 | 一打白金辉 |
| 086 | 五 | 二打白金辉 |
| 094 | 六 | 风云突变 |

第三章 血仇

- | | | |
|-----|---|---------|
| 096 | 一 | 狼狈为奸 |
| 102 | 二 | 白匪讨封 |
| 106 | 三 | 匪巢密谋 |
| 110 | 四 | 八里庄战斗 |
| 114 | 五 | 英雄潘书声 |
| 123 | 六 | 农会主席于凤宝 |
| 127 | 七 | 巾帼女杰唐桂芝 |

第四章 夺宝

- | | | |
|-----|---|--------|
| 138 | 一 | 未雨绸缪 |
| 145 | 二 | 盗宝 |
| 150 | 三 | 跟踪追击 |
| 154 | 四 | 田大爷讲故事 |
| 158 | 五 | 勇闯毁人沟 |
| 164 | 六 | 击毙侯扒杆 |
| 169 | 七 | 被摧残的花朵 |

第五章 铁骑兵

- | | | |
|-----|---|-------|
| 174 | 一 | 密道 |
| 178 | 二 | 布里亚特人 |
| 183 | 三 | 亮子河战斗 |
| 189 | 四 | 草地追击 |
| 200 | 五 | 烽火铸铁骑 |
| 204 | 六 | 横扫顽匪 |
| 210 | 七 | 乘胜追击 |

第六章 碧血丹心

221	一	土改分兵
228	二	白匪密谋
233	三	南场激战
247	四	兵匪合流
250	五	激战红山子
260	六	玉莲之死

第七章 浴血柴胡栏子

265	一	冀东代表团
269	二	敌情突变
275	三	危机四伏
280	四	敌顽侵袭
285	五	痛失军机
288	六	血染山川
296	七	英烈千古

第八章 解放多伦

300	一	丧魂失魄
304	二	铁骑出征
309	三	勇捣匪巢
316	四	边城多伦
323	五	强攻西大仓
330	六	狗急跳墙
340	七	追杀于秀成

第九章 最后结局

- | | | |
|-----|---|--------|
| 343 | 一 | 王克礼避祸 |
| 346 | 二 | 追杀鲍三疯子 |
| 357 | 三 | 巨匪下场 |
| 363 | 四 | 走向胜利 |

第一章 山雨欲来

一 日本投降了

公元1945年的北国塞外草原，从春天开始就预兆着是一个丰收好年景。春雪扑扑拉拉下了二尺多厚，夏季雨水一场接一场，整个七月至八月上旬，淫雨连绵，下得天地都是水淋淋、雾腾腾的，都成了绿色的海洋。草原上的草都没过了大腿根，阴坡和沟塘的草长得齐腰深甚至没人头顶。农区的庄稼可劲儿疯长，只是麦子还未来得及收割，就在麦穗上生了芽。一片片的大烟开着粉红或粉黄的花，绽放着妖冶放荡的姿容。

整个夏秋季，淫雨连绵，雷雨天更频繁，一片黑云压下来，几道惨人的闪电像火镰一般扫下来，带着一串串深沉的或脆生生的雷声，惊天动地，顷刻便震落满天大雨。大雨点子打得地上冒白烟，水面蹦起一串水泡，鸦雀躲在岩石下或树洞里大气不敢喘。千山万壑没有一条沟不出水，达里湖水涨潮漫上了草原，西拉沐沦河、百岔河、木希嘎河惊涛拍岸，水都涨出了槽。人们议论纷纷，多少年不见这样的天象了。变天了！要出大事了哟。

八月十五日这天，一大早，百岔川的地主老财们忙乎着支使长工、雇工们晾晒麦子、割大烟，突然从东南面天际传来轰轰隆隆的巨响，怎么一大早又打雷了？人们停下手里的活计，伸着脖子漫天扫瞄。突然从一大团云絮里蹿出几只大鸟，搅成一团朝大川扑下来。近了又近了，前面是两架白色身子红脑袋的飞机，后面是两架绿色身子的飞机，互相追逐着、缠斗着，像两对斗架的老鹰。人们从没见过这样的阵仗，在轰鸣声和飞机打出的枪炮声中呆傻着，看直了眼。直到一架红头身上涂了一个红圆圈的飞机被一架身上涂着红星的飞机从天上追到大川中，又撵兔子似的追到羊角山巅，在一串串“咕咕咕”的啸叫中，红头飞机抖了抖翅膀，尾巴后拖出一条黑烟，发出一阵阵尖啸向塞罕坝方向飞去。另一架红头飞机也在云烟中翻滚着落荒而逃。天啊，这是哪跟哪，谁跟谁在天上打起来了？

下午，两名百岔村警察所的伪警察急慌慌从经棚街赶回，两人一跑进村公所，滚鞍下马气喘吁吁地对等候在村公所的村长白金辉和一群前来打探消息的地主老财们说：“出大事了，苏联大鼻子打过来了，日本人跑了，满洲国垮台了！”

“啊！我说怎么天上的飞机在干仗，电闪雷鸣的，日本勘察探队也蹊道了呢，小日本真的要完蛋了？”白金辉惊愕地说。

“真的，一点也不敢糊弄您老，头晌日本人就点火烧了旗公署，用好几十辆大车，装

了武器文书、贵重物资，挟持旗长和别的官员跑了。经棚街全乱了套了，街民们乘乱捣毁了兴农合作社，抢了烟政科，把布匹、粮食、火油和大烟都分了，警察局的人也跑光了，老远就能听见打闷雷似的大炮声，眼见着苏联红军就打过来了。白大村长，你看可咋办哪？”

“慌什么，天狗吞不了日头，甭管民国还是满洲国，甭说日本人还是苏联人，这地场是中国的，外国人是没根的扎不楞，早晚得滚蛋，咱们守土保家，怕啥！”白大村长在一阵愣神后，挺起胸握住腰中的盒子枪把，扫视着六神无主的乡绅财主们很镇定地说。

“也是啊，咱百岔川没有日本人，只有警察所，让他们赶紧蹊道，咱这就算光复了。”

“满洲国垮台了，咱这地方该谁管哪，山贼、土匪又要害人呢，得想法子啊！”

……

一时间，村公所大院乱哄哄的，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不少人又急慌慌地到村公所打探消息，两个伪警察还横枪不让进院，人们一下把他们拨拉到一边：“满洲国完蛋了，你还扎呼啥，滚一边去。”

村公所烟政科科长康海庭忙招呼大家：“各位，来了就进屋，天塌不下来，咱们进屋议事。”他吩咐村公所差人烧水泡茶，在大堂里摆了凳子、桌子，让大伙坐下歇脚。边拽着大村长白金辉到里屋边说：“村长，这小日本完了，满洲国垮了，地方上没人管可不行，甭管谁当家，地方上也得有人支应，你还得掌起舵来，领着大伙保田保畜保财产啊。”

“这世道乱了，谁还听你的，还是自保要紧。”白金辉一抖擞手说道。

康海庭急忙说：“哎哟喂，我的兄弟，自保也得有挑头的，眼下这光景，只有你才能撑起这个门面。你看大伙都跟没了魂似的，你总得说句话啊！”

康海庭的话，既说出了大伙的意思，也道出了白金辉的心思，他鼻子哼了几声，挺了挺胸脯，心说，关键时刻还得我老白拿主意，挑大梁！他回到外间屋，干咳了一声，熙熙攘攘乱哄哄的声音停息了，大伙都大眼瞪小眼地盯住白金辉。随后进屋的康海庭站在白金辉身边摆摆手说：“大家伙儿别乱嚷嚷了，刚才我和白大村长合计了一下，虽说满洲国垮了，但咱地方上不能乱，咱们的土地、牲口、财产都要保住。请白大村长先把眼前的事安排一下，听白大村长讲话。”

白金辉习惯性地挺挺腰杆，清清嗓子不紧不慢地说：“苏联老毛子打过来了，日本人也不一定垮得那么快，咱不能忙着打欢迎苏联人的旗子，也不能忙着拔满洲国的旗子，先定住神看几天再说，我先打发几个人再到经棚街和林西街打探一下再做定夺不迟。大伙现在回去，先拢住人心，把看家护院的组织好，别让山贼、马匪和吃大户的趁乱抢劫。回头咱们再说。”

康海庭把话接住：“大家伙儿都听清了吗？就按白大村长说的办，天塌不下来，再乱总得过日子。都回去吧，有看家护院家伙什的都拢一块了，随时听候调用，各家都稳住盘子，有事麻溜告诉村公所。”

大家听白金辉和康海庭这么一安排，觉得心里托点儿底了，都各奔东西回家料理自己的事去了。白金辉打招呼留下康海庭和俩小舅子柳春福、柳春禄，又打发人找财主——也是他的磕头把兄弟王克礼来议事。他这时又想到了伪满警察所，忙问康海庭：“警察所的

人呢？鲍玉林在不在？”“早跑没影了。”康海庭说。

“不行，警察所十来个人十来杆枪呢，咱们得收拢住，不然落到土匪、山贼的手里可了不得。”白金辉把儿子白景春喊出来交代说：“你骑马到三姓庄把你鲍叔找来，说我有要事相商，另外让他务必把警察们拢住别散了，还有用途呢。”

白景春听罢老子的吩咐，骑上大白马就窜出大门，顺百岔川沟奔三姓庄伪警察所去了。

白金辉目送人们出了村公所大门，他心里空落落的，日本人说垮就垮了，没了靠山，以后怎么办，他还真没想过。他哼哼叽叽地对康海庭说：“这个乱世，还是抓枪杆子托底哟！”康海庭点头称是。

天擦黑时，白景春与伪满警察所所长鲍玉林到了村公所，鲍玉林这回没挂东洋刀，也没领他那两条东洋大狼狗，大概是因为日本人和满洲国完蛋了，他如丧考妣，收敛了许多，但马鞍上依然挂着马枪，腰里挂着盒子枪。他进门后把马缰绳递给白景春，快步奔向台阶迎接白金辉：“大哥，景春大侄子一传唤我，就急忙忙地来了。哎呀！听说满洲国让大鼻子打趴下了，我就成了丧家犬，正琢磨着往山上去干老本行，占山为王打家劫舍呢，大哥你可得搭救兄弟啊！”

身体粗壮、满脸横肉、面目狰狞、拉着肿眼泡、平日凶光四射的鲍三疯子鲍玉林，此时却躬腰抱拳，泪水涟涟，一副可怜相。白金辉拉住鲍玉林的手抚慰道：“三弟别难过，百岔川有咱哥几个在就塌不了天，就有你的好日子过。我估摸着老四克礼也快到了，今晚咱们好好商量一下该怎么着，共同拿个主意。”

进屋还没落座，有人又报：“王先生来了。”

大家又忙把王克礼迎进村公所大堂，寒暄一阵。王克礼是南店大院上的财主，中等个，精瘦，单眼皮，常把眼睛眯成一条缝儿。他既种地又做生意，经得多见得广，脑瓜子特好使，没少为白金辉出主意和跑腿办事，是白金辉信得过的人。

康海庭走近白金辉：“二弟，按你的吩咐，伙房宰了一只羊，大家先吃手把肉喝两盅再议事不迟，中不中？”

“就照大哥安排的办。”白金辉一挥手道。

“那行，三弟四弟，今儿个咱哥四个一块好好乐和乐和，再把大事议妥当了。春福、春禄、白大少爷你们也一块儿来。”康海庭忙不迭地支应开了，一时间村公所灯明瓦亮，飘满了炖羊肉的膻香味。

村公所位于百岔川的吕家沟门村，处于百岔大川与三道沟交汇处，这里地域开阔，一座很高的黄土山下，迤逦排列着几排农舍。村公所坐落在村子中间，房屋是黄土墙、青瓦盖，四合院式，正房是村公所办公室，西边厢房是库房、马厩和值更人员住宿的地方。大门口是大青石砌座，土夯黄土墙，松木门框、榆木做的两扇大门非常结实。院墙厚三尺高八尺，榛柴和沙棘做墙头帽，大院四角用黄土夯筑有炮楼，高三层。正房后有暗沟从炮楼连通到后山，后山梁脊的暗沟又通连到山头的一座大炮楼，使村公所大院防卫森严，能攻能守又能溜。这是日本关东军侵占热河省后，为了统治克什克腾百岔川而设计建造的一座军事要塞。伪满统治时期，除了设置大村公所管理百岔川，还阶段性驻扎日本宪兵班、伪

满骑兵队。常驻伪满警察分驻所，将百岔川当成其兵站基地，疯狂征粮、征畜、征大烟、征兵，特别是对本地产的良马——百岔铁蹄马，更是严格控制，成了伪满洲国和日本关东军的军马场。

白金辉时年不到五十岁，生于1901年，他家从祖上算起就是百岔川的大户人家。白金辉年幼时在经棚私塾读书四年，从伪满康德七年（1940年）起被伪旗公署和日本参事官武冈信夫任命为百岔大村村长，他尽心尽力为侵略者办事，被伪旗公署多次评为“出荷模范村”，白金辉本人被伪兴安省和日本参事官推选为“满洲国优秀地方官”，受到过满洲国内政部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嘉奖，并奖赠给白金辉日本战刀一把、手枪一支、白色军马一匹、狼狗两条，国内政部批复白金辉为伪兴安军预备役少佐军官，配发军官服一套。一时间，白金辉成了热北地区的风云人物，是日伪统治者的红人。他不遗余力地效忠伪满洲国，为日本人办事，剥削和搜刮百姓。他在南店的白家庄院有房屋几十间，有良田上千亩，在塞罕坝有夏牧场，有马群、牛群和上千只羊，在伪满株式会社合作社有股份，在经棚镇开有客栈和烟馆，通过合伙人在赤峰、承德都有产业。除了常年有长工种地养畜外，还有被称为自卫队的看家护院的家丁十多人。

白金辉奉行“做好人不要做过头，做坏人不要做过分”的信条，日本人和满洲国官吏来了，他远接近迎，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要钱给钱，要粮给粮，要大烟膏给大烟膏，要牲畜给牲畜，杀鸡宰羊，侍候得舒舒服服地，但这些东西都不是他个人掏腰包，过后全摊到贫雇农和中小富户身上了。对穷人，青黄不接时，他借给粮食，但是借二斗还三斗，谁家求借，借一元年末还二元。对逃荒要饭打短工的，他能用则用，不用的管一顿饱饭再送点干粮打发走。白金辉善于交际，在江湖上广交朋友，上至日本参事官、满洲国军政要员和蒙旗王公贵族，下至土匪山贼、流氓兵痞、伪满警察、地主老财、拉皮条的人贩子、拉骆驼贩盐的、挑担子的货郎，他都乐意结识。请客送礼，搭顿饭住一宿，客客气气的，日本人竖着大拇指夸他是“大大的良民，好好的朋友”，地主豪绅说他是“铁哥们儿”，穷百姓称他是“白大善人”。山贼、土匪作恶也不动白家，既是感谢白大财主的施舍，也忌惮白家大院人多枪多。白金辉与热北地区许多大地主、大牧主互通往来，订立相互保护的盟约，土城子的于秀成、红山子的陈玉贵以及栾相臣、王文焕、陈宝珠、瞿顺庭、庄庆玉等大地主都听命于白金辉的调度。惯匪侯扒杆儿等是他的座上宾，他和康家敖包的大财主康海庭，任家大院的王克礼，伪满警察所所长、惯匪鲍玉林等磕头拜把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封建恶势力，依仗日本关东军和满洲国的支持，把持一方，成了热北地区很有影响力的地头蛇。

白金辉与几位把兄弟边吃喝边谋划着时局对策，闹腾了大半夜才都歇下。第二天天刚放亮，康海庭便吆喝大师傅熬好了羊肉粥，整好了白面羊肉包子，大家吃饱喝足了，便相互道别跨上马各奔东西。白金辉拉住王克礼的手说：“四弟，到了经棚街先到西河沿客栈住下，再约宝中三兄弟，他在旗公署做事，消息灵通，咱哥们下一步咋办，就看你带回的消息了。”

“放心吧，二哥，咱办这事不是一两回了，没问题。”

白金辉回身又吩咐康海庭：“大哥，你把煮好的羊肉、蒸好的肉包子多给三弟拿些，

他这回少跑不了道呢。”

“放心吧，早都拴在三弟马鞍上了。”

白金辉对刚吃完饭又撒完尿，边系腰带边打饱嗝的鲍玉林说：“三弟，你这次回去责任重大，千万把弟兄们都笼络到一块，在夏营盘暂避风头，只要有人有枪，谁得势也不能轻看了咱们。至于吃的喝的用的，坝上夏营盘都预备着呢，你们可劲儿造，一切听我的安排。”

鲍三疯子一挺肚子说道：“二哥放心，咱不但把这边的事办好喽，就是草地的额仁钦几个兄弟也联络好了，都听你的。走咧！”说完，一个蹿子骑上铁青马，一溜蹦蹦朝百岔沟脑奔去。

白景春搓着手羡慕地说：“鲍三叔好英武哟！”

康海庭撇了下嘴说：“英武？他的英武可没用到正地方，这些年，他的马刀下有多少冤魂？他的狼狗吃了多少人？眼下满洲国垮了，他不投靠白村长他投靠谁去？对这号人，二弟你也得防着点才是。”

白金辉说：“狡兔三窟，眼下正是用人之际，在这个节骨眼上，还得靠他把那帮满洲国警察和国兵收拢住，再让他和侯扒杆儿把山头上的弟兄收拢住，咱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冲锋陷阵的活儿还得靠他们。”

二 塞外经棚

王克礼骑马直奔经棚街。他是马快人急，从百岔川到经棚街一百六十里地，王克礼中途在河南店打尖吃饭，太阳没压山便到了经棚街河西大前街徐家浴池。这个时节正是农忙季节，又由于兵荒马乱，商业也很萧条，来浴池洗澡的人也不多。王克礼要了正房雅间，点了饭菜备着，自己又拾掇了一番，让店家派人到县维持会去请宝中三。

宝中三，三十来岁，蒙古族人，此人聪明伶俐，从小跟从经棚荟祥寺喇嘛学经，因而会说蒙汉两种语言，会写蒙汉两种文字，加之其头脑精明，思维敏捷，会办事，被伪经棚县长看中，遂还俗在伪县政府当差。他先是在治安科当文书，后任治安科副科长，在经棚地面上是个八面玲珑的人物，地主豪绅们都跟他交往密切，当然也少不了好处，他在县府也给朋友们照应。对于白金辉，他自然会结交，而且过从甚密，白金辉与日本参事官武岗信夫的勾结就是通过宝中三牵线搭桥认识的，因此，上面有什么大变故，都是宝中三给白金辉传递信息，通风报信。

宝中三这两天特别忙，一是日本人跑了，镇中百姓砸了旗公署和兴农合作社、烟政科，分了布匹、粮食、火油等物资。宝中三从日本人火焚旗公署的仓库中，趁乱抢了不少物资，着实发了一笔财。二是他设法摆脱了日本参事官前田的挟持，与攻入经棚的苏联红军建立了联系，因为他有文化，与充当苏军翻译的外蒙古红军好交流。苏蒙联军人生地不熟，正想着找当地人帮助沟通联系，维持地方秩序，非常需要宝中三这样的人。

经棚街地处大兴安岭南麓黄岗梁山下，地理位置扼控广大农牧区交汇点，为关东、赤峰、多伦、张家口通往大库伦（今乌兰巴托）要冲，敖包山雄踞正北，摩天岭虎视西南，字山雾列于东，碧柳河从东北川、多伦河从西北川奔泻而下，在敖包山南汇合拐过字山隘口流入西拉沐沦河，形成了山环水绕的盆地。从这里向东北越大坝梁通林西，向东南逾鹅蛋梁过西拉沐沦罗锅桥到双合、土城子，向西北经达里湖到锡林郭勒通外蒙古，向西南经好鲁库到多伦、张家口，向南经广兴源、百岔川，过塞罕坝通围场、承德，还可到赤峰等地，是连接东北、华北、西北的战略枢纽之地。

经棚商业源于旅蒙商。清朝初期，朝廷实行禁边政策，限制蒙汉间民族贸易往来。康熙年间，在康熙大帝指挥清军经过乌兰布统之战和昭莫多之战后打败了蒙古枭雄噶尔丹，废除了明朝的马市，开辟了归化城、张家口、多伦诺尔、赤峰、洮南几个贸易市场，南北蒙汉方才通商。但是，清朝廷对通商限制极严，颁布了许多禁令，如关内商贾来蒙地做买

卖，必须领取票照，在蒙地逗留期间不得超过一年，不准同蒙古族妇女结婚，不准将大量白银货给蒙古人等等，一旦有违犯者，严惩不贷。到雍正乾隆年间，由于关内荒旱，清政府实行了“借地养民”“移民实边”政策，取消禁令，出荒放垦，山东、河北、山西大量灾民涌入，从南向北逐步推进，大片森林、草原、荒滩、荒坡被开垦种地，形成了以西拉沐沦河为界线、河南为山区农耕地域、河北基本上为牧区的格局。

经棚街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已初步形成规模，成为仅次于赤峰、多伦的塞外商业重镇，到光绪十九年，经棚已达万余人，商铺五百余家。旅蒙商们最初以经棚为集散地，在敖包山下搭置简易房屋，或住在“出拔子店”，从此派出商车、骆驼队，深入到克什克腾农牧区和延伸到锡林郭勒盟的阿巴嘎、东西乌珠穆沁及尤格吉庙、大库仑等地推销从关内运来的砖茶、布匹、红白糖、烟酒、铜铁器、面粉、炒米、糕点等“上至绸缎，下至葱蒜”应有所有的货物，再从那里收购牲畜、皮毛运回。因经棚北连草地，南接关内，牲畜市场四季不衰，盛极一时。只是在日本侵略军侵占热河省后，为进行侵略战争需要，侵占经棚的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成立兴农合作社对牲畜、皮毛、粮食进行垄断，对百姓包括商户进行疯狂掠夺，使经棚街凋敝不堪。

经棚街的繁荣还与佛教有缘。民国19年西藏活佛班禅九世因与前藏达赖喇嘛政见不和被迫出走奉天，途经内蒙古抵经棚，克什克腾札萨克蒙汉官吏贵族及经棚县长率百姓在西门外跪接。翌日，班禅应僧俗百姓邀请在庆宁寺诵经布道三日，第四天到热水塘沐浴，才前往奉天，一时成为克什克腾草原的佳话。

克什克腾草原按农区牧区实行蒙汉分治，蒙古族地区成立克什克腾旗，设札萨克府管辖。汉地农区则设置经棚县施政，至日伪统治时期撤县并入克什克腾旗，日本人设参事官，建宪兵队，设警察署，实行殖民统治，使蒙、汉、回各族人民陷入法西斯式的殖民统治，过着贫困的日子。

苏联红军对日宣战，百万红军摧枯拉朽般迅速歼灭了号称“皇军之花”的日本关东军，伪满洲国也树倒猢猻散，克什克腾草原各族百姓终于结束了亡国奴的生活。但是，这块土地目前暂由苏联红军占领着，下一步是由国民党的国民政府统治还是为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政权所管辖，目前还是个未知数。

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复杂的地理环境，以及重要的军事价值，国民党、共产党将很快争夺这个地方。克什克腾旗北面是大兴安岭南麓的黄岗梁山脉，南面是努鲁儿虎山脉，西面是西沙窝，西拉沐沦河横贯东西，构成了河川、山脉、高原漫甸纵横交错的复杂地理环境，高山峡谷、沙地丘陵、河湖、森林草地形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地形地貌，历来为兵匪征战盘踞之所。因此，在农区的地主富农们都把自己的宅院建成了壕深墙厚的土围子，构建了炮台暗道，地主牧主们花钱雇炮手，买枪械看家护院，形成了规模大小不一的封建地主武装割据。日伪统治时期，这些地主武装被改造成伪自卫团，与伪满警察、宪兵沆瀣一气，对贫苦百姓残暴统治，抗日武装力量几次试图进军这一地区，都未能站住脚。现在，这些封建地主阶级又开始谋划维护其反动统治，试图继续过花天酒地、称王称霸的生活。

进到克什克腾草原的苏联红军是后贝加尔方面军第十七集团军左翼保障部队蒙古机械

化骑兵集群，从锡林郭勒盟贝子庙沿经锡公路进入经棚，为数不多的日本人和伪满军警哪见过坦克、装甲车、汽车、骑兵组成的钢铁洪流，未交战便落荒而逃了。经棚光复了，镇里的蒙、回、汉百姓被告知今后可以光明正大地说自己是中国人，而不是满洲国民了。

为了稳定地方、恢复秩序，在苏军参与支持下，经棚镇成立了维持会，各商户和街民代表推选富商任承业任会长，刘魁山任副会长。维持会下设总务、政务、农业、财务、教育、治安六部，并下令各大村建立维持分会。宝中三任经棚县维持会治安部长兼苏蒙军联系人，成了维持会的重要人物，这几天忙得不可开交。听说王克礼有事相约，知道是白金辉派来打听事的，他特意穿上从苏军那里讨来的军大衣，套上军靴，腰挂牛皮武装带，斜挂日本王八盒子，在石板路上背着手迈着“咯噔、咯噔”的正步进了徐家浴池大门。

领道的下人忙不迭地喊：“宝队长到了！”

浴池老板打着哈哈躬身掀开竹帘把宝中三让进正房。王克礼正在屋里迎着：“兄弟一向可好，克礼这厢有礼了！”

宝中三一抱拳：“免礼，免礼，都是自家兄弟，不用客气。”

老板吩咐看茶，然后躬身说：“二位先用茶，洗澡水已放好，正热乎着哪，待会儿洗洗身子，再到饭厅单间用饭，我就不打扰了。”

王克礼送走徐老板，回身端详宝中三：“哎哟！看模样兄弟发财了，这身披挂可够威风的。”

“哪里哪里，这不是满洲国垮了，日本人完了，苏联大鼻子来了，成立了维持会，兄弟我现在是维持会的治安部长，还负责与苏联人的联系，官身不得自由，这几天，可把我给忙乎坏了。哎，身为经棚人，得为父老乡亲负责任啊！四哥大老远地来经棚，不知有啥事啊？”

“啥事？大事！”王克礼看着宝中三趾高气扬的样子，撇了撇嘴说：“你在街里春风得意，可别忘了咱的那些好兄弟啊！眼下这乱世，白二哥他们打发我来找你，给弟兄们指条出路哩。”

王克礼说着从桌案上的褡裢里取出一块用油纸包的大烟土和现大洋推送到宝三面前：“哥几个想你了，别嫌乎少，收下吧。”

宝中三忙站起身来，嘴里说：“都是自家兄弟，这是干啥。”眼里却放出贪婪的光芒。他忙说：“四哥，你来得正好，我这正有要事找白二哥呢，你来了，我可省了事了。”

“那好那好，咱哥俩边洗澡边合计吧。”两人拉着手进了澡堂子，半池子水正热乎儿，冒着热气儿，两人在池子里互相搓着背，宝中三把成立维持会的事一说，王克礼拍着手道：“这下可好了，成立维持会，咱们保家保财产，照常过咱的好日子，白二哥知道这信儿，得多高兴啊！”

宝中三说：“明天我就领您到维持会，给您讨上百岔大村维持会的委任状，给白二哥送上一份大礼。”

两人洗完澡，在炕上抽了一阵大烟，过足了烟瘾，又就着一桌好菜，“滋拉”地喝了两壶经棚老烧酒，宝中三挟着烟土、揣上大洋晃晃荡荡地走了。

第二天一早，宝中三来到徐家浴池，吩咐伙房包了羊肉馅水饺，就着羊肉炸辣椒、捣

蒜末，二人饱餐一顿，急忙奔后街原旗公署所在地，就是现在的维持会。宝中三先进会长办公室禀报后，引王克礼进屋与任、刘二位会长见面，直接任命白金辉任百岔大村维持会长，其他人的任用由白金辉提出人选报县维持会备案即可，并当场颁布了任命状。王克礼大喜，捧起任命状看了又看，然后小心折好揣进贴胸的怀中，向会长鞠躬行礼后退出。王克礼拉着宝中三的袖口说：“这下好了，这下好了，有了委任状，就是正儿八经的官员啦，咱弟兄没白交一回呀！”

宝中三挽留王克礼在经棚休息一天，王克礼怀中揣着任命状，就像怀揣个兔子，心里着急的哪里待得住，回到徐家浴池让店家给马喂上豆料，未等马吃完便急忙忙地往回赶。他策马到了字山下，勒马回头望着敖包山下的经棚街，自言自语道：“到啥时咱弟兄都是这地方的主啊！”

三 塞罕坝上

王克礼一路马不停蹄淌过西拉沐沦河，溯广兴源大川，翻越莲花山，从三道沟隘口进入百岔川，天黑后到了百岔川吕家沟门村之所。一进院，他就冲人喊：“快他妈累死我了，来人呀！”

有人跑过来接过马缰绳，那马也累得嘟噜白沫了。

王克礼兴冲冲地嚷嚷着，摸摸前胸装的东西，屁颠屁颠地在院内踱步。

王克礼听说白金辉在上屋，便边往上房走边喊：“二哥，我回来了！二哥，我回来了！有好事啊！有好事啊！……”

一直守候在村公所的白金辉、康海庭等人听到王克礼的喊叫急忙迎出来，见王克礼跑得汗毛流水的急切样子，问道：“好事还是坏事？”

“好事，大好事！”

王克礼进屋喘息了一阵儿，端起大碗喝了几口凉开水，才一五一十地把事情说了一遍，完了从贴身口袋里拿出任命状来。白金辉听着听着脸色由急切转而激动，见王克礼展开了任命状，急忙从椅子上站起来，提了提裤子，抻了抻袖子，挺了挺腰杆子，清了清嗓子，之后对王克礼说：“兄弟慢点念，慢点念。”

王克礼一字一句地宣读了委任白金辉为百岔大村维持会长的任命书，又毕恭毕敬地交到白金辉手上。白金辉双手捧着委任状端详了一会儿放在桌上，然后一仰头“嘿嘿嘿”地笑了一阵儿说：“我白某人吉人自有天相，天怎么变咱的身价不变，各位兄弟，明天就召集人开会公布任命，成立维持会。”

这一夜，白金辉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他把任命状放在头上，才进入梦乡。

第二天，鸡刚叫三遍，村公所便灯火明亮，伙房便点灶做饭，白金辉安排好几拨人骑马通知十里八方的地主老财们到吕家沟门开会。康海庭等人忙着布置会场，在大伙房挂上了一道横幅，上面写着“百岔大村维持会成立大会”。一些自卫团丁忙乎着杀鸡宰羊，摆布桌凳。院里的一口大锅烧上了水，准备熬砖茶。白金辉和康海庭都穿得长袍马褂，整齐一新，二人在院里转了一圈，又商量了一番开会的细节。

临到中午时，近处的一些地主豪绅陆续到来了，因为预先得到了口信，所以都没空手来，有带一包大烟膏的，有带些洋钱的，一些蒙古族牧主则用花轱辘车拉着一只大肥羊。他们到村公所大门口，见白金辉等人迎候，都甩镫离鞍下马，向白金辉抱拳行礼，一阵问